

楊
銀
系
著

中國文化事業社印行

趣
味
明
短
什

— 上海書店 —
售價 0.15 元

什 短 的 味 趣

著 萬 紹 楊

行 印 社 業 事 化 文 園 中

本書之成爲有價值；或者它能搖動你的心弦，使你發生高度的感動，那它是有靈魂的，或者它挖掘了文化的礦藏，使人類文明有所長進，那它是有智慧的；或者它像三春溫和的陽光，照明了生活的多面相，使你怡然忘我地微露笑容，那它是有趣味的。楊紹萬先生這本書，雖祇短短五六萬字，但對於「有靈魂」與「有趣味」，確可當之而無愧的。讀者應該相識楊先生這種含蓄不盡的筆調，它是曾經使擁有上十萬報紙的讀者親熱地歡呼過的。

趣 味 的 短 什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

定價每冊二元

著者	楊 紹 萬
出版者	中國文化事業社
發行者	中國文化事業社
	上海武進路二六九號
總經售	上海五洲書報社
經售處	全國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作者白

收在這里的十幾個短篇，用文學的眼光來衡量它，實在該說是那場合以外的一種副產品，姑名之爲趣味的短什 (Miscellany) 的好吧？

這中間除了巢，在教會醫院，山桑和野雨這三篇是作爲八年來戰時生活的紀念外，其餘的都是發表在報紙上的遊戲之筆。這多半是戰時精神苦悶中的偶得，曾經在新民報和星島畫報上登載，有一小部份取自大公報重慶版的戰線，這一切嚐試，無論是質與量都顯出它的菲薄與蕪雜，應當接受讀者的評議是不用說的。

由來報紙文學就是有關者茶餘酒後的排遣品，但願其本身還不盡失其嘵叨的義意，那末卽是正宗以外的副產品，印來給人們看看，也不至全然的虛空吧。

楊紹萬

目次

作者白

瘋漢的獨白.....一

僕人心理學.....一三

一張綠色的郵票.....二三

浴室.....二九

精神病醫療專家眼中的怕羞者.....三三

沉默的旅行家.....四一

開羅第一美人.....四五

窄門里的天章.....四七

孟買的相手人.....五一

外國的老實人	五三
兩水手	五七
鬥牛場裏的阿Q	六一
一條小狗的讀心術	六七
音樂演奏會的餘波	七五
田園人物畫	七九
山桑和野雨	八九
巢	一〇一
在教會醫院	一一一

瘋漢的獨白

我願作文明國度的瘋子，

當我走來的時候

一切便歸於我個人享有。

——戴維斯(H.D.Davis)某瘋丐的墓銘誌。

一、一

我是倫敦市上一個花鳥店的伙計，三個月前，店主得了厲害的風濕症，到鄉下養病去了。於是店里的瑣事全交給那位叫阿東的姪兒料理，阿東看我不順眼，一天到晚只是找我的毛病，當出氣筒。我一想：野雀無糧天地寬，豈會丟掉這份差事就餓飯不成，越想越氣，馬上辭工。我告訴他我不幹了，阿東還假慰留，我却一腔怒火，頭也不回的走出了這并和我有了五年歷史的花鳥店。

誰知道工作並不像我想像那樣順利。——

當我第一次飢腸轆轆的沿着倫敦橋開步時，當年大衛考帕基爾橋頭香凝餚那種滋味就汎上心頭了。

我假裝聽道，走到藍牧師那裏去，藍牧師和我雖說素昧平生，一聽說這個上帝的愛子有了失業的不幸，馬上把我介紹在勞頓夫人花園裏當蒔花匠，蒔花匠也能，只得忍氣吞聲的幹了，可是第二天，她却口口聲聲說我昨夜偷竊了他枝上才開的伽楠馨 Carnation，好，你竟侮辱我偷東西，不幹了！

我這樣走出了勞夫人的花畦。

我在海德公園門口來回踱着，這一天下午，既濕且冷，我遇見一個鵲鵒似的先生，他一邊拿個酒瓶咕燒酒，一邊自言自語道：我的兒子失業了，這算什麼，（說一句，咕一口）大學生也告地狀，EAG！天才舞女鄧肯從意大利剛到倫敦的時候還偷人麵包呢，EAG！這算什麼！這年頭兒，你要做真君子就得餓死，

EAG！我兒子小約翰就是個真君子，他是個第一流的提琴家，就是音樂廳的首席琴師也比不上他啊！可是他得餓死！……

我正跟着他一面走一面聽，他回過頭來了：（好像背上生着眼睛）紅鬍子灰眼睛，一個書記官模樣的古板的小老頭兒，頭髮已疏落得像個禿牛，一下盯住我，他可不寂寞了。

——兄弟，這天多冷！你也吃一口吧？他把污亮的大衣袖口拭拭酒瓶。

——謝謝老先生，我不會吃。我客氣的笑着。

——喔（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我）說句良心話，你長得活像我那個親胞姪，你是不是認得他？他叫卜勞門，在愛丁頓採葡萄。

——不認得，先生。

說到這裏，我可想起些話來問他了：

——老先生一向在哪裏工作？

——這裏就是。

他指指公園過去，一個帽店隔壁的落漆小門，那時我們正慢慢走到那裏。原來這小門上有一個電鈴按鈕，還釘着一張白木牌子。只見那上面寫道：

倫敦眞君子聯誼會

本會發行眞君子通訊一種，按日出版，社員來取，每份祇收三便士。隨後他就掏出一份捲綯的油印報紙給我，一面自我介紹道：

——在下就是眞君子聯誼會的主席，兼這張報紙的發行人，希望台端看了多多指教。

我接過報紙仔細一看，原來這是倫敦叫花子們的每日通訊錄，就中不但羅列着當天婚喪壽典的人名地點，就連那些樂善好施的名士碩彥的每日行蹤，也印得明明白白。這乃是叫花子們的福音，他們可以按圖索驥，便利討告的功勞不小。那專門論文里還有攻擊蕭伯納的文章，題目是反對蕭伯納的謾罵阻貧論

（因為如果他嘲笑富人的施捨態度擴大下去，將影響到叫化子們的生活，所以如火如荼的加以攻擊），心理專文是特別講 Employee 與 Employer 之間的心理上的適應問題，還有文丐的詩，格言，選文，真比一張普通的小報編得還好，我給了阿特里先生五便士，聲明不必再找錢了。

阿特里先生以紳士的彬彬英姿，問我一鞠躬，道聲「再會」便攢進真君子協會的小門里去了。

天黑時，我回到那個快要付房租的「家」里去，除了這頓晚飯，已分文不賸了。這還是昨天勞頓夫人給我兩先令的賸餘。

我倒在床上，迎着窗外的燈光，細細的把這張奇異的報紙看了一遍。在一行近代學者毛黎生的格言裏印着：貧窮是不用智力的結果，方法在你發掘。這句話，我足足看了廿四次，當看到廿五次時，忽然大有所感的叫道：感謝上帝，我有辦法了。

我在漆黑的小屋裏，足足狂舞了廿分鐘，直到二層樓上的人發出警告爲止

二

一清早，我在大霧的熱鬧的西區（West Concession）出現了！大街上，我看見：華貴的百貨商店的黑沉沉的玻璃窗上，印着一個自己的影子。

頭髮蓬亂，翻穿大衣，兩眼發直，像一頭荷蘭牛。在這個對面不見人的大霧之街上，倖乃沒有被人看見。

當我看好一個顯身手的目標時，就一直衝到裏面去。

我來到一個酒吧店裏向櫃上要了一杯薑汁酒，兩隻鴿腿，當我把他統統吃完時，我手舞足蹈，說一口古里古怪的罵人話，連我都不知道怎會扮得那樣入神，我學着丹麥王子哈夢雷特的狂言怪調，嚇得上自老闆下至食客，相繼失色。

「瘋子瘋子」!!!他們大叫着。等他們去喊警察，我可就溜了。

我又走到一個小教堂裏去，一個小嘴巴的教士，正端着小布袋子依次向信士們要錢，我一把搶到手裏，倒下錢就走！只見他氣得直抖，不敢說什麼。個男子想上去打不平，可被他太太拉住了，我只聽到一句：

「呀，你不要去，瘋子會傷人的。」

我勝利的在街上漫步着，到僻靜角落把那筆款子數一數，連整帶零是卅二先令七便士兩個幾尼。謝謝上帝，我暫時夠用啦。

我在皮考德萊大街看了一齣電影，買了一瓶櫻桃酒，二包胡桃，吃一頓豐盛的孤獨的午餐，還賞給叫化子一便士。因為我已把外套恢復原狀，臉上飽醉溫和，暫時放棄了那副的瘋相，走起路也像個體面紳士了。

我買了一套印着粉紅花朵的珍貴信箋，回到家裏這樣寫道：

不愛我的人：唱着 *It's a Long Way* 那短曲的時候，倫敦城里已是冬天，爲着你善意的遺棄，我準于今日正午十二時自殺於泰晤士河心，我請求你：千

萬變再想變我了罷。

末後寫着：「若望」二字，表示我是從法蘭西一帶來的人。

第二天：我買了根不粗不細的繩子，一到天亮，就悄悄走到泰晤士河邊，把繩子一端拉在一個深水的木樁上，爲了這個精采的表演，我特地擇定正午十二時下水，一來冬天的太陽那個時候可以露出點蒼白的熱力，而且，更要緊的理由是爲了要有很多人來看我，打救我！誰要半夜裏來跳水，那才是傻子呢。爲了這個表演的逼真，就得一件不脫的下水，可不能痛心。

就在胡亂打主意的時候的呀。時候到了！威斯敏尼斯德(The Westminster Abbey)的大鐘，以鬱沈的金鐘，悠徐的打了十二下。我站起來，抓住那個繩子「通——」的一聲跳入水中。

我把那根繩子拉着，所以就不會漂下去，那繩子是沒沒在深水裏的，一頭

又緊拴在木樁上，也就沒人看出破綻。

我沒有大叫，蠢人纔大叫呢，他們怕不說你是個斂財的？果然，不到三分鐘，那些好心的人們就在岸上跑來跑去了。警笛狂鳴，人聲吵雜，又過一會兒，船也來了，當他們圍攔我時，我還故意吃了口水，裝作昏迷的樣子，在水上掙扎！

我只好放棄那根繩子，不然祕密就要揭穿了。

一個衛制服大塊頭說：

——慢慢的，不要鉤着他的肉。

——不要緊，我鉤住了他的領子。那人說。

他們把我鉤住了，我越加用力掙扎，像隻上了鉤的小魚，但也無非顯示我內心的苦疚，與自殺的虔誠罷了。

岸上這時已男男女女，都帶着不聲不響的面孔看我，在警察和市民的挾持

之下，我做着悲劇裏的英雄嘴臉。

午後一點半鐘，我被一輛小汽車送到了西區公安局。

我當着醫生和巡長面前跳了一回比 Minuet-in C 還快的狂風舞，我用拳頭打碎了台上的玻璃缸，把金魚和海藻潑到地上，我唱歌，做鬼臉，自言自語，嘆息流淚……

這一切正如同一個爲了酬報而裝瘋賣傻的銀幕上的丑角，一分藝術，一分賣弄，但也是一樁生活的悲劇。無怪當日冷面大王皮斯開登要以五萬美金作一回「笑」的抵押，現在，我要用比上演哈夢雷德十倍的精神，去擬摹一個典型瘋人！

我操着逐漸滿意的步伐，向成功之路前進！

當我脫下衣服放在水汀上蒸乾時，又呷了杯白蘭地酒！

週長：（瞪着大眼）這是怎末一回事？

醫生：怕是由失戀而引起的過敏感(Hyperaesthesia)而使他自殺的吧，看，他還有一封寫給情人的遺書呢。

巡長：現在他很昏亂，不能問什麼口供，還是先把他押起來再說。

醫生說：巡長閣下，我看他有點像個瘋子，正巧我現在正研究精神病犯罪學關於瘋人心理起源的問題，我那裏已經找到一個瘋子的樣本了，我現在請求你把他當我的第二號樣本，這個瘋子氣質的人，你隨時要他我隨時就給你用汽車送來。

就這樣，我來到海約翰家裏，以第二號瘋人樣本的身份，供給那個老醫生實驗了。

現在：瘋子也是職業，我已經確信不疑，我為我的成功自傲，因為從此我的衣食問題都解決了。這也是以前料想不到的。

他們把我關在一間有鐵網的小屋裏，門口掛着 Specimen No. 2 我照例裝